

江苏文艺创作选集

江苏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571

新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创作选集

江苏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新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江苏文藝創作選集

江苏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編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字查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7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3/16 字數 94,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6) 0.40元

編輯前記

这一本“江苏文藝創作选集”，选了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三年当中全省比較优秀的短篇作品，共計二十六篇。另外有些比較优秀的作品如陸文夫的“榮譽”、孟馳北的“第一鑽”等，因为已經选到别的选集里，为避免重复起見，这里沒有选進去。

从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作者們抱着巨大的热情，歌頌了祖國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事物，批判了那些旧时代留給人們的腐朽的东西，总的說來，这些作品思想內容是健康的、積極的，而且有着一定的教育意义和一定的藝術水平。

这本选集的出版，表現了江苏省群众文藝創作在党的親切关心下几年來的成績。不过，獲得这些成績，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不断和敌对思想進行斗争的結果。根据党的指示，我們江苏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动員作者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入生活，动員作者們用作品为政治服务，同时我們也注意不断地发现和培养創作的新生力量。可是，我們文联內部和外部的“左”的胡風反革命集团分子，或者受胡風反动救國思想毒害的人，他們認為：党不懂文藝，不能領導文藝；他們認為：要求文藝为政治服务，就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他們認為：学了理論就窒息了灵感；他們認為：这些群众作品是

庸俗的、低下的。可是，群众是最好的公証人：群众喜爱并支持了这些作品，群众帮助我们揭發并初步肅清了反动的文藝思想。

这些作品的產生，在我們內部也并不是沒有思想斗争的。一方面，因为这些作者都不是專門从事創作的人，他們当中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職員，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学生。他們的創作時間大都是“挤”出來的。可是我們有些机关、工厂、学校的領導人員，却給他們戴上“不务正業”、“名利思想”的帽子，使他們在寫作的时候產生不必要的思想顧慮。我們对这一些不把文学事業看成党的事業而把人看成机器的胸襟狹隘的同志，進行了說服，开展了批評。目前，总算初步形成了一种反对阻碍業余創作的輿論，給从事業余創作的同志一种必要的条件——輿論支持。另一方面，有少数的業余作者，不安心做現在崗位上的工作，企圖过早的做一个專業作者。根据这些同志目前的情况，專業化的条件是不够的；如果过早專業化，就会过早的脱离生活的土壤，發展下去，还会冒着做空头作家的危險。我們根据以往的經驗，說服这一些同志：首先做一个好职工、好干部、好学生，把本身工作做好；同时在工作中不断地學習、观察、体验，不断地鍛煉寫作技巧，爭取做到水到渠成地成为作家。

当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來的今天，当扫盲运动——这是文化革命的开始——在極巨大的規模上开展的今天，出版这本选集無疑是適时的；但根据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長的要求來看，还是很不够的。因此，乘此机会再一次的号召我們全省廣大的業余創作者，希望你們大家努力寫作，每年最少寫一

篇好的作品,那么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就不只出一本选集,而能出更多更好的选集。为此,我們保証在學習輔導、創作輔導和出版方面支持你們,願你們堅持努力,从事創作。我們共同努力,把我們大家的願望变为现实吧!

江苏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 一九五六年三月

目 次

編輯前記.....(1)

小說、報告

- 解約高曉聲(2)
地氣綫案件.....君 羊(14)
進書房錢 進(23)
祖國的眼睛.....李 拔(29)
雨過天晴.....殷志揚(34)
陳丙的算術.....范如海(44)
師徒合同.....海 笑(50)

故 事

- 鴨子吃稻的故事.....黎 东(64)
捉野鷄.....叶至誠(67)
路是人走出來的.....兆 龍(72)
在和平的日子里.....吳才俊(78)
一件湖綠色的印花布衫.....林 青(91)
阿琴和小王.....姜連章(93)

詩歌、曲藝

- 美帝炮兵技術“高” 馬春萱(100)
- 鬼子搶彩号 朱明、任宏亮(102)
- 麻煩了模範 刘國華(104)
- 統計員 薛喚民(110)
- 东山島的小姑娘 某部战士集体創作(122)
- 呱噠板 李世林(132)
- 早晨 楊國彬(134)
- 荒山变良田 班友臣(136)
- 开荒 班友臣(138)
- 綉花巾 王 鴻(140)
- 秋風起,种麥忙 鞠 云(142)
- 捺上我的手印 黃 海(144)
- “虎头蛇尾先生” 朱光第(146)

小説、報告

解 約

高曉聲

—

張翠蘭一夜沒有睡好，耽着心事，困着了腦子也在滴滴轉。天還沒有亮，隔壁她爹張敖大几声咳嗽，就又把她的吵醒了。醒轉來，煩人的心思又纏住她了。

這一家，只有她父女兩口。娘死得早，沒留下三男四女；家窮，爹也續不起弦，解放以後算翻了身。張敖大今年五十一歲，人還算開通，待人接物的禮數，也能看時興的做，做了，可並不一定真想通了；真要他開竅，有時倒也很煩難的。張翠蘭今年十九歲，從小沒娘，樣樣學得會做，生相好，又伶俐，能說會道，曉得爹苦，平時很體貼爹，村上有些老太婆常說：“討到這種媳婦，才算有福氣哩！”

從小，張敖大就把她許給十多里路以外陳家橋陳寶祥了。十多年來，張翠蘭從沒見過陳寶祥，談不上個什麼。

同村有個李庚良，原是地主張盤興家的長工，解放後分得了土地、房屋，才自立門戶。翠蘭和他在一塊長大，性情脾氣摸得透熟，又很合得來，倒滿有感情。不知何月何日起，村上人忽然就把他倆看成一對，閑話里總把他倆捏在一塊，也不知何月何日起，翠蘭和庚良也忽然把對方看成是自己“對”的

“象”了。張敖大碰着这事很伤腦筋，看时兴的，那父母作主是不行了，女兒又一向討人欢喜，逼她可不忍心，可是陈家的婚是自己親口許的，要有差錯，自己面皮剝了，嘴也塞了，急得没办法。心里一味怨着李庚良，就怪他不好，但是李庚良身上是找不出一點輕浮影子來的，那种人，連爱俏皮的小伙子在他面前也講不出油腔滑調的話來，身上汗毛都沒一根歪的，要說他存着坏心眼勾搭翠蘭，明擺着是个冤枉。張敖大日里想，夜里想，做夢也想，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他看來，这办法滿时兴，又能解决問題。前天一早，就瞞着翠蘭去托媒人，約陈宝祥今天到自己家里來，表面上是叫毛脚女婿來走劲走动，实际是他听說那后生很出众，說不定女兒見了就中意。这一來，也算爹娘沒作錯主，对女兒也有話說，也好讓李庚良曉得自己是不同意的，快点死了心。昨天晚上，張敖大就把約宝祥來的事和翠蘭談开了。照他看來，虽然帶点勉强，翠蘭总算沒有反对到底。

張翠蘭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她沒推翻这件事，一則不願和爹吵翻，二則自己有了主張。这一夜，她前前后后細細地想了一番：覺得自己和庚良兩人，活着是沒人拆得散了。爹年紀老了，自己是爹的寶貝，自己也愛爹，啥事不体諒爹！自己的婚姻爹偏不体諒！自己主張要不拿拿穩，不是害了自己一生嗎？現在一糊塗，將來怨爹，爹就好过嗎？这就算是愛爹嗎？封建思想真害人，弄得做爹娘的兒女都不会。倒虧爹想得出，前天托媒人約好了，昨天晚上还口口声声說是和我商量，这也叫做商量？爹还說什么“等你們先見見，要好了再过門。”这不是硬拉个人來叫我去“要好要好”嗎！我“要好”得了嗎！听爹說陈

宝祥也是个青年团员，哪里去听来的？要是真的，明天也许不会来，要是来了……倒要看看是啥样的？青年团员了，难道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事都干？横竖自己主张拿定了，来有来的办法对付；来了也好，省得以后再操这份心。

二

陈宝祥今年二十一岁，爹娘去世七八年了，和他哥哥、嫂嫂、两个侄儿、一个侄女，一家六口，翻身后勤俭过了几年，生活比前好多了。他纯洁坦白，很聪明，原来小学没毕业，如今读得两年半民校，就认了三四千字，喜欢讲话，会活动，陈家桥搞工作，十九离不开他，东开会，西宣传，区里乡里跑得篇篇转，劲头满足，是个忙人。因为他进步，批准入了团，又当了宣传员。空时他爱看看小说，看了爱讲给别人听；农闲里，喜欢搞搞文娱活动，常帮村里业余剧团编小戏，自己也爱唱爱演。在这许多活动中，他逐渐锻炼得老练起来，现在，甚至于人家在一大堆大姑娘面前开他的玩笑也毫不在乎。

因为忙，也就没多少时间去想婚姻问题，这几年来渐渐长大，有时也想到这个，原先只模模糊糊晓得父母在世时曾给自己订过婚，本没当一会事，自己又还年轻，不急着要。他嫂嫂却偏偏很关心，常给他提这件事，原来嫂嫂娘家的嫂嫂是张家村上人，常在嫂嫂面前夸翠兰好，因而嫂嫂也就常对宝祥夸翠兰，多半也是寻小叔开心。陈宝祥经嫂嫂三番五次的夸，对翠兰就有了好感，在他脑子里就慢慢地出现了一个心爱姑娘的轮廓。这以后，这个轮廓就常在脑子里出现，越来越清爽，越来越完美，看到村上姑娘们的长处，他就想，我的未婚妻也有

这些长处；看到短处，他想，翠蘭不会有。这样，他把自己生平看到的所有女人的长处都集中起来，捏成一个翠蘭，因而他常常觉得翠蘭象他母亲，因为母亲死时他还年幼，母亲给他的印象是最好的。

他倒觉得这也满好，父母作主的婚姻固然不作准，但要真是人好，能看得中，也没啥不好。倒省得自己再操别的心。这么一来，却也挂了一条心，觉得有件大事要了，平常就有个念头，要跑去探探。只是没有个方便。

那一天，媒人忽然跑来，说张家约他去走走。陈宝祥心想，分明是对方想看看自己，这正中他的心意，刚巧农忙停当了，他嫂嫂又一味怂恿，说毛脚女婿走走岳家是时兴的。陈宝祥一口答应。那天早晨，由媒人陪着，向张家去了。

三

张敖大一早上街买了些小菜。回来又请隔壁大姨过来帮忙烧饭；自己把屋子收拾了一下，身上打扮得整整齐齐，显得比平常端正拘束。父女俩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等待约好的陈宝祥来。

早点心时，陈宝祥由媒人伴着来了。

一进门，媒人就亲昵地喊了一声“老阿哥”。张敖大毕端正地站了起来，媒人马上招呼着说：“喏，这是宝祥。宝祥，这就是你岳父。”

“大伯。”陈宝祥爽快地叫了一声，象早就准备好了似的。两只眼睛滴溜溜溜在翠蘭身上打了个滚。

张敖大不好意思答应，装着没听见，又要对女婿表示好

感，他在口袋上捏了幾捏，摸出一包“飛馬”，也沒開封，塞給媒人：“吸煙，發發。”

場面突然一僵，顯得陌生、尷尬，聰明的媒人，馬上解圍地說：“喏，寶祥，這是翠蘭。”

“翠蘭同志。”寶祥爽快地叫了一聲，仍是早準備好了的，頓都沒頓一頓。他竭力用開朗的聲調和微笑掩蓋着臉上隱隱露出的羞色，裝着大方。心里想：“嫂嫂真沒錯講，真不錯。”

張翠蘭站了起來，微紅着臉，朝他笑了笑，心里想：“庚良比他要高大大些。”

張敖大滿意地看着陳寶祥，心里想：“比他爹還出伙。”輕松了一下，進一步想表示好感，提着喉嚨向灶下喊道：“阿嬤，肉燒了嗎？魚燒了嗎？糖放在廚里呀。”

陳寶祥兩只穿着黑色淺幫跑鞋的腳，八字平叉站着，挺起胸脯，身上一套八成新工農藍人民裝，插袋里挂一支鋼筆，口袋里襯出一個筆記本的輪廓。剛留起來的頭髮，沖在前額。圓圓的臉上，闊額角，大眼睛，眼珠時常轉動着，下顎的肌肉很結實，不時自然地微微動着，老象要講些什麼。整個兒顯得神氣活現，給人一種清新愉快的感覺。

大家坐下來，喝茶，談話。

談話總是斷斷續續的，大家都覺得，自己談的話都不是今天需要談的，今天需要談的話，又都覺得沒談出來。都是在吃力地尋話說，拖着時間。各人却想各人的心事：敖大很滿意，不時把眼睛看看翠蘭，意思是說：“怎麼樣，你爹沒作錯主罷！”翠蘭一直沉默着不開腔，從寶祥談吐中，她覺得這小伙子確是不錯，考慮着怎樣對付。陳寶祥心里急巴望敖大和媒人趕快

走开，好单独和翠蘭談一談。媒人則老惦念着魚肉燒得啥样了？買了几斤酒？

好容易挨到吃过中飯，又停了一刻，敖大朝媒人暗示了一下，媒人会意地站了起來，喉嚨里做作地咕嘟了一下，笑着說：“陪你們年輕人吃飯才倒霉，过不了癮，我可要老阿哥再陪我三杯哩！”說着，滑稽地向宝祥雲雲眼，打个哈哈，同敖大一塊出去了。他是个酒鬼。

屋子里剩下翠蘭和宝祥兩個，又覺得輕松，又覺得緊張。

張翠蘭緊張地沉默着，她的主張是堅定的。

陈宝祥活潑的臉上，有一种正經的表情，就象玩笑慣了的孩子，在想着重要的事情一样，他臉部的肌肉微微动着，眼睛慢慢地眨着。他从第一眼見到翠蘭以后，腦子里想象着的那个姑娘的輪廓，立刻就打碎了，现实的比想象的要好得多。現在，他注視着翠蘭，驟然產生了一种陌生的心理，兴奋而慌亂，和普通的青年人第一次在心愛的姑娘面前要想表示自己的爱慕一样。他努力想着要和翠蘭談些什么，又覺得講什么都不適當。

門外，几个小孩子在探头探腦，翠蘭裝做到門外翻一双晒着的鞋，向小孩子白了一眼，罵道：“小蘿蔔头，还不走开！”小孩子們扮了个鬼臉，逃开了。翠蘭進來帶关了屏門，心里想：“要这时庚良走來，大家才尷尬哩！”

沉默了一刻。

“你們麥都种好了吧？”陈宝祥开腔了。講了，又覺得沒意思。

“不會，后天才輪到互助組替我家种，”翠蘭說。

“我們組里倒都種完了，”陳寶祥說。開始平靜下來，理了理頭髮。眼里精神奕奕，下顎的肌肉微微動着。

“我要讓她多知道我一些，”他想。於是，他就把話頭轉到自我介紹上去。他談到了他的家庭情況，自己的生活，愛好，以及怎樣入了團，又怎樣當了黨的宣傳員，王區長解放前打游擊時怎樣常住在他家，自己又怎樣替他送信，哥嫂待自己又怎樣好，侄兒侄女很頑皮，但是討人歡喜……等等。他講得很生動，很有勁，很引人聽。眼睛不住地盯着翠蘭。

翠蘭定神地聽着。心里想：“庚良和他不一樣。”——庚良是不大講話的，和他談什麼，他總是低着頭，用腳在地上一前一後慢慢地拖着，一會就拖成一條槽，等你講完了，他抬起頭，看看天，看看你，笑笑，總是簡單地回答：“好。”“不是。”“明天做。”……有時候，就連簡單的回答都沒有，一轉身，却把你托他的事情做好了。他總是比一般人做得多得多，却說得比一般人少得多。

陳寶祥看着她，想：“她為什麼不講話？不見得害羞吧！她不會說我吹牛？……”

翠蘭想：“人倒是進步，我提了，他又會怎麼哩？”

陳寶祥驀地想到：“人家是大姑娘，儘管她開通，也總比我面皮嫩些，我不先表明態度，她自然不好講，”他就鼓起勇氣，說自己怎樣聽說她伶俐、能干、思想進步，會做，體貼爹爹……等等，到最後，忽然吞吞吐吐不談了，害羞起來，講不出口。兩只眼睛打探地停留在翠蘭臉上，好象在問：“我說得對不對？你懂了麼？你怎麼樣？”又怕翠蘭疑心他亂講，稚氣地補充說：“我嫂嫂娘家的弟婦是你村上人，嫂嫂常說起你。”

“看他滿有心哩！”翠蘭想，“十几里路跑了來，倒……他在等我講哩。”

仍是沉默着，陈宝祥仔細地盯着翠蘭，見她的臉漸漸舒開，抹去了羞色，眼睛亮亮的，嘴唇動了一下。宝祥快活地想：“她快講了。”又有些緊張。

“宝祥同志！我們把婚約解了吧！”翠蘭突然低声地說，又懊惱地想：“唉！這講法不大好。”尷尬地紅了紅臉又說：“我不會講話。”

宝祥的臉色突然一變，渾身動了一下，不相信地說：“你是說解約？”

翠蘭眼朝別處，點了點頭。

“解約！”宝祥喃喃地說，“爲啥？”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我走吧！”但馬上又克制了下去。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受了很重的打击，就說：“你是不是嫌我落后？”一出口，立刻又后悔，自己是一向不甘落后的，怎么講出這話？

“不是。”翠蘭坦白地說，覺得他誤會了。頓了頓，一時想不出怎樣接下去講。

陈宝祥的思想完全給搞亂了，腦子里堆滿了成千成万个“爲啥？”找不出答案，他回想起自己五分鐘以前的心境，完全就不應該發生現在這種情況，一切都在剎那之間徹底改變了；改變得那麼快，活象做夢，不是五分鐘以前在做夢，就是現在在做夢，总有一段不是真的。但現實不允許他去胡思亂想，張翠蘭的眼睛正緊盯着他，他能講什麼呢？兩個人偏偏要有兩種想法，大家同意了又多好！

張翠蘭看了他那副樣子，愈覺得沒話好說，等他開口。